

## 语音、文字的汉日互比 以及作为二外的汉语教学

刘方

Chinese pronunciation and letters compared with Japanese  
and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nother foreign language

Fang Liu

日本的大学生们在选修第二外国语时,常把目光瞄准汉语。诚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学习汉语,目的性很明确:即为日后进一步学习、研究中国的政、经、文、史等专业奠定基础,或走出校门后有志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这些学生学得都很用功,却时时为若干现实问题所困扰,如学时的安排过少:各系科、专业基本上都是每周1.5小时,除去节假日,每年只学30次左右(包括期中测验和期末考试);教材的不够理想:许多教材的语法阐述过于简略,练习内容过于单薄,缺少汉日语音、文字的对比。的确,我们至今尚难见到一部能从结构、功能、文化三方面同时进行有机互比的汉语教材;语言环境的缺乏:几乎各班都是规模大,人数多。学生们操练机会少,母语干扰重。平时,尤其缺少听、说汉语的各种环境。而另一部分学生,则认为汉语作为第二外语,相对其他语种(如德语、法语),要易学得多。他们普遍为汉、日语中大量存在的“音近似”、“书同文”现象所迷惑,带着一种依赖心理走进汉语的大千世界,从而忽视了掌握任何一门外语,尤其是十分严密的汉语的复杂性和艰苦性。基于上述原因,日本的大学生们将汉语作为第二外语,虽然学习的时间长短不一,却大都前学后忘,事倍功半。

初涉汉语的日本大学生们并不十分了解汉、日语特殊的源流关系。古代的日本没有文字,最早的汉字是从公元一世纪起由中国传入日本的。这些汉字大都有各自的音读法(中国式读法),并根据传入时间的先后,分成吴音和汉音等。吴音是中国江南一带吴方言区的语音,而汉音则是中国的西安、洛阳一带的语音。其中,某些音读跟现代汉语的普通话读音近似,因此就单个词语来说,中国人容易听懂,而一旦将它们置于句子中,中国人则难以理解(当然,还有语速

的因素：日语的平均语速为每分钟300个音节，比汉语快三分之一），如“葡萄”（ぶどう），汉语普通话读音（pútao）。音读，无疑有助于日本的大学生们学习和掌握汉语的语音。在日语的69个音中，不少音素的发音部位都与汉语普通话的语音很相近，使初学者对汉语的语音有似曾相识的亲切感，产生一种不是在学完全陌生的新语言的依靠心理，从而增添信心。然而我们更应看到，同样是音读，大量的日语汉字却与汉语普通话的读音相差甚远，如“りんご”（苹果）一词，中国人就很难听懂，因为普通话的读音是（píngguō）。所以说这样的音读反过来又给日本的大学生们学习汉语语音带来极大的不利。要他们将某些音素从已经定型的日语语音发音部位，准确地挪到汉语语音的发音部位上来，确实比让他们从头开始学习一种完全陌生的新语言难度更大。

日本的大学生们在学习汉语语音时，主要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1. 汉、日语中完全一致的元音音素几乎没有。汉语普通话语音中元音占主导地位，使得普通话音节数量多（400以上），变化大，发音时口型也随之变化多端。相比之下日语的语音音素不多，而且发音口型基本上跟元音系统中的5个单元音“あ、い、う、え、お”一样。正因为日本的大学生们，早已养成了开口说话时口部活动变化小的习惯，一下子很难适应开口度大，舌位多变的汉语发音方法，于是常改用日语中近似的读音代替，从而造成了变音、失准现象。2. 汉语的每一个音节均由声、韵、调三部分组成。声调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使声、韵相同，如声调不同，所表达的意义也不相同。普通话的音节一般都有四个声调——第一声（高平调），第二声（中升调），第三声（曲折调），第四声（全降调）。此外，称有些读得轻而短的音节为“轻声”（不标调号）。日语音节虽也有声调，但它的变化和分别，不在音节自身内部，而在与前后音节的对比，从中体现出音位的高低。因此日语的声调中没有四声，只有重读。日本的大学生们，在汉语语音的学习和考试中，普遍认为最大的难点之一，就在于声调的领会和掌握（除了死记硬背，似没有更好的方法）。3. 汉语普通话中，有一套卷舌辅音：zh、ch、sh、r，在日语中没有，在其他语种中也很少见。日本的大学生们为了便于记忆，多用日语中的舌叶音ジ、チ、シ、ルイ来作对应标注。在日本的某些出版物中，我们也能发现如是互比（参见《日中辞典》所附“中国语拼音—カタカナ对照表”），而中国的有关出版物中，用的均是国际音标。这其实是个误导，使日本的大学生们在自己练习发这一套卷舌音时，往往卷不起舌尖。

针对上述三大问题，我们在作为二外的汉语教学中，可以不断运用互比法，以认清汉语、日语的发音特点，找到彼此间的各种差异。我们应不厌其烦地强调正确的汉语发音部位和口型，使日本的大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逐渐改变口腔张开小，唇舌活动少的日语发音习惯，并逐渐适应汉语普通话的语音体系。

汉语中的单韵母“a”很重要，因为它构成“ai、ao、an、ang、ia、iao、ian、iang、ua、uai、uan、uang、uan”的复韵母群。如果“a”的发音不准，将会影响到这些复韵母的音准，并涉及到由它们所组成的一大批词语的意义。在发“a”音时，开口度最大，舌位最低，且嘴唇不圆。日语中的“あ”虽与汉语的“a”声音接近，但“あ”的舌位要比“a”稍高稍后，开口度也相对较小。汉语“i”音与日语“い”音十分相似，但仔细分辨一下，汉语“i”的开口度更小，唇形更加扁平，而且嘴角向两边展开，舌位也偏高偏前。汉语的“u”与日语的“う”初听相似，其实差别很大：汉语“u”音的舌位高而偏后，而日语“う”音的舌位则略前；汉语“u”音的唇形最圆，开口度最小，而日语“う”音的嘴唇不圆，稍稍开启，口型不突出。由于发“u”音时，一定要双唇撮圆并尽量向前突起，日本的大学生们，尤其是女大学生们感到很习惯，甚至有些不好意思，会有意无意地以日语“う”音替代，所以我们须经常提醒和帮助他们发准此音。跟日语“え”相对应的，是汉语的“ai”，汉语的“ai”音是“a”和“i”的合成体，发音时舌位由前者向后者移动，响度为“a”强“i”弱，而日语的“え”则是一个单元音，而不是复合音节，因而，没有这些变化。汉语中的“o”音开口度中等，唇形比日语的“お”音圆，舌位也略后一些，所以也不相同。

前面提过，日语中的绝大部分语音，都是由“あ、い、う、え、お”这五个单元音扩展出来的复合音，因此，了解这五个单元音及与之对应的汉语韵母的发音特点，对日本的大学生们进一步排除母语干扰，提高听辨能力，学好规范的汉语普通话语音，具有举一反三的重要作用。

由于日语虽有声调，却不具备四声，所以对于日本的大学生们来说，汉语的声调非常难学。汉语的特点之一是一字一音，一音一调，声调在不同的句段中变幻莫测，形成跌宕起伏，抑扬顿挫的汉语语流。日本的大学生们即使已经学了较长时间的汉语，仍免不了四声方面的错误——不光开口说话时有错，朗读汉字读物（包括注有声调或拼音字母的材料）时也有错。在学生群中，我们很难找出这方面的共性问题。他们常有各自的情况：有的第一声发不好，有的第二

声上不去,有的第三声有困难(三声连读和半三声),有的第四声下不来等等。在课堂上,教师可在领读汉语字、词、句、段的同时,用带有夸张性的手势,较慢地,较大幅度地划出四种声调的符号线条,以此来进行训练。教师也可以在板书汉语的字、词、句、段以后,请学生们加注声调,大声朗读,并为之正误。日本的大学里,作为二外的汉语教学虽然课时少,班级大,教师仍应该逐人、逐字、逐音、逐调地带领学生们掌握各种语言基本功。

汉语普通话中的4个卷舌音,在日语的语音系统中是没有的。卷舌音zh、ch、sh、r作为声母,与20个韵母拼合,共组成73个语音,在整个汉语普通话语音中占近20%的比重,因而,这套舌音如果学不好,发不准,那么日本的大学生们的汉语即使学的时间较长,说得也较流利了,仍必然是浓浓的“日本腔”。我们曾接触到这样的观点:学习一门外国语,重要的不是“语音→语法→词汇”,而是“词汇→语法→语音”,因为重要的在于掌握和运用。只要使用该种语言在跟他人的交际中,使对方听懂了,理解了,也就达到了学习的目的,而无须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发音的标准与否上。这种观点的论据之一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各方言区的普通话现状,仍是千差万别的“地方普通话”正在通行,而且其中不少地区的人所操的也都是不含卷舌音的“地方腔”。另外,即使是汉语教师,普通话的读音也很难说都达到了百分之百的准确。

笔者认为:作为二外的汉语教学在打基础的入门阶段,语音方面的高标准和严要求既是非常可取的——没有哪位学生愿意学到发音(包括文字、语法)不标准的外国语,以致影响到将来的工作或前途;又是明显有效的——就语音来说,处于初学阶段的人比已经定型者可塑性要强得多。至于中国人的“地方普通话”问题,笔者建议:可在中、高级程度的汉语班中开设专门的选修课,用一些音像资料来介绍有关情况,但这似不属日本大学中作为二外的汉语教学范畴。

舌音zh、ch都为清塞擦音。发音时都是舌尖后阻、上卷,碰到上齿龈,而舌叶部分不要接触硬腭,舌面形成凹形,使气流从舌尖与硬腭间爆发摩擦而出,发音时声带不振动。所不同的是zh音不送气,而ch音应尽量送气。sh是一个清擦音,发sh音时舌尖应上卷接近硬腭,气流同样从舌、腭之间摩擦而出。日本的大学生们往往将舌面的前部贴住上齿龈,让气流从舌面前部和硬腭间擦出,形成汉语拼音中“j、q、x”的读音。r是一个浊擦音,发音部位同sh。日本的大学生由于不习惯于卷舌,而常常把它发成汉语拼音中的li音……

对于这些偏误, 笔者建议: 1. 尽量多用与教材配套的录音带来作课堂领读; 尽量动员学生们做到音带的人手一盒, 以便于复习、预习和自学。2. 尽早废止各类教科书及辞典中的汉语拼音跟片、平假名的对照, 改用世界通行的国际音标。同时, 我们应该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 通过不断的对比分析, 来寻找规律, 加深认识, 抓住特征, 排除干扰, 并督促学生们少目读, 多朗读, 勤操练, 常检查。

汉字由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从中国传入日本。除一同传入的音读法外, 这些汉字同时又担负着训读法(日本式读法)的重任。如“山”字的音读为“さん”一个音节, 而训读则为“やま”两个音节; 再如, “男”字音读为“なん”一个音节, 而训读则为“おとこ”三个音节(这一点, 中国人在学日语时都觉得认易读难)。因此, 用汉字作为音符来记载日语, 确实存有许多欠缺。再加上汉字笔画繁多, 书写费时, 日本人就将汉字的偏旁等简化, 创造出的一套片假名文字(カタカナ), 如“ア”取“阿”, “イ”取“伊”, “ウ”取“宇”, “エ”取“江”, “オ”取“於”等; 并从汉字的草书中整理而成一套平假名文字(ひらがな), 如“あ”取“安”, “い”取“以”, “う”亦取“宇”, “え”取“衣”, “お”亦取“於”。片假名和平假名作为标音字母的问世使日本民族从此有了自己的文字。然而, 它们的源头仍是中国汉字, 书写时仍遵循着汉字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先横后竖等笔顺规律。值得注意的是, 在传入的中国汉字的长期使用过程中, 日本人经过不断改造, 创造出不少“汉字文化圈”里日本所独有的新汉字。

中国的汉字浩如星云, 据说有10万。《中华字海》共收单字86,000多个, 《辞海》所录的单字也有14,872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常用字为2,500个(其中有日语常用汉字1,683个), 次常用字1,000个(含日语常用汉字153个), (见《现代汉语常用字频度统计表》和《日本常用汉字表》)。汉语读物中, 2,500个常用字的覆盖率为97.97%; 若加上1,000个次常用字, 覆盖率则高达99.48%。这能使日本的大学生们在学习汉语时, 因两国有近二千个相同或相近的汉字而产生一种亲切感, 并提高兴趣, 也能使他们在学、书写、记忆另一些尚未接触过的新汉字时, 不觉得有很大的困难和麻烦。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汉语水平考试部编制的《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 按等级排列, 汉字共为2,905个, 其中甲级字800个, 乙级字804个, 丙级字601个, 丁级字700个。目前, 中国国内各类新编汉语教材均以此大纲为依据, 将

初、中、高级教材中的字、词尽可能地控制在各个等级之内，便于世界性的汉语水平考试(HSK)的实施。

日本1946年制定的《当用汉字表》中有1,850个当用汉字，1981年10月1日公布的《常用汉字表》1,945字和《人名用字别表》166字，共计2,111字。其中，中日两国完全相同的简体字有79个；笔画相同而笔形稍异的简体字有15个；只差一笔的简体字有14个；笔画差异较大的简体字有170个；中国已经简化，但日本没有简化的汉字有450个。此外，中国尚未简化而日本已经简化的汉字有75个，中国作异体而日本作正体的汉字有37个，中国已用新字形而日本仍用旧字形的汉字有22个。两国汉字字形的具体差异，本文将不作赘录，读者可查阅《新中日简体字研究》(新加坡 谢世涯著)及其他文献。

中日两国目前使用的汉字中，竟有如此多的字形差别，而这一情况多少年来却始终未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在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日本人，不会因为简体字感到困惑。日本的1,945个常用汉字大都与中国的3,500个常用汉字相同，其中近三分之二，笔画完全一致。在日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也会因为触目皆是的汉字感到便利，很少有难认费解的窘迫。因此，统一“汉字文化圈”中的繁、简、异体字的问题，除了语言学家们时有呼吁，各有关国政府并无紧迫感。目前来做，无异于陆地行舟。

在中国，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中，外语为日语者甚少（绝大多数是英语），而他们的教学对象（留学生）则是以日本人居多。在汉字的教学中，教师们关注的往往是字音和字义，而忽略了字形的环节。再者，中国出版的数百种汉语教科书中，基本上都没有中日汉字字形方面的互比和说明。所以，对于日本学生经常出现在作业、试卷、文章里的繁体和异体汉字，教师们常未能及时发现、区别和更正。日本的大学生们在学习作为二外的汉语时，由于课时少，间隔长，也都很难改变十几年的汉字书写积习。而且，他们学习汉语的视点和兴趣并不落于视觉符号，而更多地集中在语音、语义、语法及听、说、译诸方面。

笔者也认为，在作为二外的汉语教学中，汉字的字形差异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各班选用的教材内容浅，课文短，字量少，所以，只要师生们都当有心人，主动去发现书中那些两国的异形汉字，并作互比，那么，这一问题是会迎刃而解的。由此，笔者进一步建议：1. 中日两国今后编写和出版汉语教材，应在“生词”和“词汇表”中将简、繁体字进行比较。2. 多用中国的《简体字、繁

体字对照表》，以对应中国大陆繁体字日趋增多的社会现实。3.对象为日本人的汉语教科书，则应有两国异形汉字的比较，以提醒师生们注意及重视。4.教师们在教学中加强针对性，多用互比法，避免日语的负迁移，化难为易，讲求成效。5.希望有更多、更好的，融结构、功能、文化为一体的，以中日互比为主线的，各个等级的汉语教材以供选择——我们翘首以盼。

**主要参考文献：**

1. 余 维 《日、汉语音对比分析与汉语语音教学》  
《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4期
2. 高松 政雄 《日本汉字音概论》风间书房 昭和61年发行
3. 王 顺洪、西川 和男 《中日汉字异同及其对日本人学习汉语之影响》  
《世界汉语教学》1995年第2期
4. 谢 世涯 《新中日简体字研究》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
5.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部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1996年4月30日受理)